

华文经典·本纪

国内首部温情公益小说

夕阳断桥 著



还有一只狗

I only have you

男人和狗，女人应该如何选择？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还有一只狗

I only have you

夕阳断桥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有一只狗 / 夕阳断桥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104-03459-9

I. ①还… II. ①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3990 号

还有一只狗

策 划: 华文经典·张小雨

责任编辑: 肖楠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459-9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人的一生都应该养一次狗，这原本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在它们心里没有背叛和舍弃，它们会驯养你如何善待不同类的生命。

收藏者：_____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章 我要给它一个家

肉松的到来，不过是给陈晨制造了小题大做的机会，让他可以顺水推舟地责备我，甚至责难我……我要给它一个家，无论多困难，让我来保护你！

- 003 天狗下凡，无家可归
- 008 狗可杀，不可辱
- 013 跟着我，未必有肉吃
- 018 你的名字，我的想象力
- 023 “哑巴哥”原是“内涵帝”
- 028 龟犬相争，必有伤亡
- 033 是谁走了“狗尿运”
- 038 一屋难容二犬
- 044 爱人不及犬
- 049 犬在，人在；人在，犬在

第二章 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温

栖身于破烂之所，精神与情感世界满满的是温情，流离失所这么多年，你才是真正爱我的。

057 我怎么舍得你难过

063 送你一捧童犬泪

069 有爱的出租屋就是天堂

073 我不了解你，但我信任你

078 爱对了，每天都是情人节

084 以身作则就是以身体作行为规则

090 行不更姓，坐不改名！

096 爱之深，报复之切

103 男人不如狗？

110 我家有个活动警铃

第三章 因为爱，所以爱

“让我照顾你们吧！”这是陆远最铿锵有力的一个承诺。
但是多少次男人不如狗，我该心动吗？

119 爱美之心，犬亦有之。

124 多灾多难的肠胃

130 把我的肉松还给我！

137 你是我的守护神

142 要狗，还是要情人？这真是个严肃的问题

147 狗有几条命？

152 当狗遇上会走路的水果

159 狗眼有时看人高

165 原来爱犬惠及人

170 小狗也有多事之秋

第四章 宝贝，一直为你感动骄傲

尽管日子捉襟见肘，尽管工作朝不保夕，尽管蜗居在狭小的空间，但是我们没有眼泪没有惊吓没有歧视没有离别。如果这种相遇是为了另外一种离别，我宁愿没有爱过……

179 他们说，我这条件找不到漂亮的女朋友

185 肉松是不是处男？

191 犬吾犬，以及人之犬

197 分开，是为了不分离

202 我们不再是“孤儿寡母”了

208 结婚就是两家人，外加一只狗的事

212 你们嫁给我吧！

218 肉松又失踪了

225 有一种相遇，是为了别离？

终章 因爱之名，从不放弃！

238 题 外

239 自 序

第一章
我要给它一个家

肉松的到来，不过是给陈晨制造了小题大做的机会，让他可以顺水推舟地责备我，甚至责难我……我要给它一个家，无论多困难，让我来保护你！

天狗下凡，无家可归

岁晚的冬夜，寒气逼人。拔足狂奔时，凉风扑面，每一缕寒气划过脸庞，都宛若烧伤似的灼痛。宠物医院的深夜静悄悄，六十瓦白炽灯的照射下，肉松右眼窝一圈的猩红格外刺目。

看见我，肉松将自己塞到笼门前，浑身上下被长毛覆盖着的膘肉，从笼缝中溢出，挤成数条火腿肠的形状。将它似猫非猫的虎纹脑袋抵着门栓，肉松焦急地顶撞着笼子，试图拱开那扇阻挠它与我亲近的铁门。

“你走以后它一直叫唤。”康医生打开笼门，肉松一门儿心思地扑向我，眼泪汪汪地往我手心里钻，尾巴像上了发条一般呼呼生风地飞速摇摆。见状，康医生抱歉地解释：“一般宠物看不见主人都不会不适应叫几声，我们以为它过一阵就没事了，没想到它一直不肯放弃，一直用脑袋顶门，还把自己刮伤了，幸亏没伤到眼睛……”

“臭肉松，才分开几个小时，你就这么焦虑了？”我用微笑示意康医生并安抚怀中的小东西，“淡定！我不怪你。”一面旁若

无人地“审问”肉松，“你这个样子，以后我怎么放心单独留你在家？”听出我嗔怪背后的担忧，肉松愈加有恃无恐地撒起娇来，纽扣一样湿湿凉凉的黑鼻头直往我脸上蹭，花蕊般的粉舌肆无忌惮地为我“洗脸”。

“最好别让它自己呆太久。”康医生善意地提醒我，“通常独处时间超过四个小时，狗狗就会怀疑自己被遗弃了，尤其像肉松这样有过心理创伤的狗。如果你出门时间太久，最好把它交给朋友照顾，或者寄养到店里，让它看得见人、听得见声比较好。”

“不用了。”我轻抚它眼窝中已经凝固的血痂，肉松定了定神，并没有躲开我的手，而是宽心地任由我碰触它的伤口。我灿然一笑，语带坚决地回应康医生，“你也看到了，肉松根本离不开我。”沉吟片刻，我实事求是地说，“而且我也离不开它了。所以，我再也不会把它交给别人照顾，大不了，我把社交活动统统控制在四小时以内。”

康医生若有所思地托腮打量我，我低唤一声：“肉松走，回家。”肉松默契地冲到牵引绳前，配合地抬起右前掌让我为它套上“装备”，兴奋地等待我牵引它回家。

睨见我怀抱着“伤员”肉松，陈晨便明白我已做出的选择。在陈晨看来，我心中的天平已完全倾向肉松，这让他心中指望燎原的最后一粒火种，彻底熄灭。

“可笑！”陈晨冷眼逼视着我，盛气凌人地说，“你自己都快无家可归了，还找这么个包袱背着，自讨苦吃！”



“你放心，我这个大包袱和它这个小包袱，都不会让你背。”

陈晨曾笑话我是离家出走都走不出小区的“宅姥姥”，可这会儿，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鼓作气收拾了几件衣物，装上肉松的狗粮与食具，抱着我的小狗背着我的行李，义勇军似的摔门而去。

接近零点的冬夜万籁俱寂，只有干涸的泳池内偶尔传来几声蛙鸣。巡逻的保安上下打量逃荒者似的我，支吾地问：“这么晚还出去呀？”

“不是出去，是出走！”我干脆利落地为保安解惑，朝肉松努努嘴自嘲，“我现在跟它一样，我们都是丧家犬。”

“咕咚”一声滑下喉结，保安错愕地打量我几眼，终究挤不出一句虚妄的安慰。

假使没有肉松，我已是即将成家的人妻。而此时此刻，因了肉松，我沦落成与它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你也太冲动了，出走也该挑光天化日能见度高的时段嘛。”

接到我的求助电话，潘氏小夫妻带着小扑前来“收容”我和肉松。一见面，潘苓便留意到肉松眼窝的伤，啼笑皆非地擢点它脑袋打趣，“还有你，也是个热血硬派，拿肉脸PK铁笼，这不是自找暴虐吗？”

“那个家，我一秒也不想呆了。”语毕，我忽然感受到肉松再次被囚禁入笼的不安。想到陈晨颐指气使的气焰，我义愤难平地，说，“就算睡天桥底下也比睡在他床上踏实。起码，再不会有人对肉松恶言相向，也不会有人敢对它动辄挥拳，更不会有人种族歧视

折磨它的肉体以达到蹂躏我的精神为目的。”絮絮叨叨的赘述中，我逐渐理清了头绪，并意识到自己的勇气来源——是肉松的柔弱，激发了我潜在的刚强，为了它能早一秒逃离“魔爪”，我豁出去了！

“肉松能遇到你，真是它的福气。”了解到过去四个月里我和肉松如何提心吊胆地求存，潘舟不禁感叹。听见别人口中叫出它的名字，肉松瞬间夹紧了尾巴，警惕地瞪一眼潘舟，眼神哀伤地痴望着我，仿佛在乞求：“我知道我带给你很多麻烦，但是能不能‘表’把我送给那个‘帅锅’？”

“其实碰到它，是我的福气才对。”我用下巴轻蹭肉松额头以平复它的紧张情绪，一面整理自己的思绪沉着坦述，“其实我早就知道陈晨自私、冷漠和势利，只是我过分依赖和他一起生活的惯性，甚至依恋二人一屋的稳定状态，所以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里，假装看不见他的缺点。也许老天不希望我盲目地嫁给一个不合适的人，所以安排我和肉松相遇。肉松虽然不会说话，但它的单纯、直接就像盏透视灯，照穿了我深埋在沙砾里的不堪。正是因为它遭受不公待遇甚至吃了皮肉之苦，所以才让我深省，让我清楚地认识陈晨的为人和这段关系的弊端。”说着说着，我愈发怀疑肉松是天使的化身，半信半疑地揣测，“如果不是肉松，我也不会看清楚陈晨缺乏的耐性与爱心。唉，你说，肉松该不会是老天派下凡间的天犬，来拯救我的吧？”

“神话看多了吧你！”潘苓嬉笑，“啸天犬可是人家二郎神的宝贝，谁舍得送下凡给你？”



“小池说的是偷吃月亮的天狗，对吧肉松？”潘舟喜笑颜开地张开手掌，意图讨好肉松，怎料肉松全身一紧，偏头倚近我胸口瞪着潘舟，虎视眈眈的眼神仿佛在警告：“‘表’以为夸我两句就能拐带我。告诉你，本小狗不吃这套！”

肉松如临大敌的一脸严肃，逗得我们仨捧腹。潘舟抱起小扑举到肉松面前，得意洋洋地逗弄说：“别紧张，我已经有小扑了，我才不稀罕你呢。”

肉松与小扑不约而同地发出对峙地低鸣，我们仨相视一笑，心中同叹，“这两只冤家！”

“你看，如果我没有领养肉松，我们就不会因狗结缘。”哈哈大笑中，我笑出了泪花，“如果没有你们，我被陈晨驱逐出境后，谁来收留我？”

“好心有好报。”潘舟轻拍我的肩宽慰道，“早点休息，明天会更好。”

将我和肉松安顿好，潘舟再次确保小扑不会趁夜偷袭肉松，这才松了口气说：“我有个朋友，就住这幢楼顶层。他把房子分割成六间单房出租，我们刚才跟他沟通了一下，他同意你带着肉松住里间。房租也可以照顾一点，一个月一千一，这个月剩一周就免租了。你觉得行吗？”

“房子的位置和配套都让人满意，价格也合理，我就怕房间多租客多进进出出会踩伤肉松，而且市区内的房子都要交押金……”

“这些问题我们都替你考虑过，也实地考察过了。”潘舟抵

嘴微笑，“每个房间都自带洗手间，顶头那间还多个小阳台方便晒衣服，也可以当外放厨房做做饭。房间之间的过道也算宽敞，出入注意一点就行。至于押金，我们可以先替你垫付，反正你早晚会有钱，不可能一直做‘没女’的对吧？”

“美女？”我一激动，大言不惭地笑称，“虽然我有点小姿色，可我没打算出卖色相。”

“他说的是‘没女’。”潘苓吐出舌尖做了个怪相，忍着笑一本正经地说，“没钱没业没男友的‘没女’。”

“哦。是是是。哦，不不不。”我四处张望，汗如瀑布，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藏起我涨成西红柿颜色的脸。躲避着潘氏小夫妻关爱的目光，我词不达意地说，“谢谢，谢谢。那以后我们就守望相助啦。我会尽快找到工作、钞票和男人的！”

狗可杀，不可辱

姐之所以从“御姐”沦为“没女”，个中离奇曲折的狗血剧情，恐怕要从一个月前的肉松疑似失踪开始讲起。

“肉松失踪了！”

从人声鼎沸的菜场，回到寂寂无声的公寓，我立刻觉察出异样。肉松没有像往常一样，扑闪着它与生俱来的被一圈浓密黑眼线包围的葡萄般圆溜溜的大眼睛，也没有摇晃着它繁茂似菊花般毛茸



茸的尾巴，欢快地扑到我怀里撒娇。

相反，在我推开房门的一霎，屋里的清晨静悄悄。接连喊了好几嗓“肉松！”也得不到回应。厨房里、洗手间内、阳台上、沙发底，遍寻不着肉松胖乎乎圆滚滚的身影。除了客厅中央横亘着一截拇指大小的棕褐色物体外，我几乎感觉不到其他外物的存在。

心头陡然一沉。我第一时间拨通陈晨的手机，不管不顾地责问：“肉松失踪了！是不是你把它送人了？！！！”

别看陈晨属狗，可他对肉松却从未表现出“同门之谊”。相反，他们的相处，恰恰应验了“狗咬狗一嘴毛”的传说。自打肉松出现，陈晨就没给过它好脸。昨天傍晚，因为肉松第N次在客厅中央的同一块米色实木地板上尿尿，陈晨操起拖把追打肉松，盛气凌人地咒骂：“老子的地板一百三一平方，被你的尿腐蚀了一块，统统都要换掉！把你卖八百次，都买不起！”尽管，在我的连声哀求下，陈晨停止了对肉松的体罚，但我始终惴惴不安，生怕他等不到我训练肉松定点如厕，便背着我将它驱逐出境。

“我倒是想送人，”陈晨没好气地低声嘟哝，“它又老又胖又笨又馋，谁愿意要它？”我正想替肉松辩护，陈晨已带着不满的情绪宣告，“没事我挂了啊！我上班呢，不像你，闲得无聊瞎操心。我以为多大点事，不就是条狗嘛！”

陈晨没有给我辩解的机会，便毫不留情地收了线。我只能闷声嘀咕着争辩：“它不是一条普通的狗。它是肉松！”

在陈晨眼里，肉松只是一条狗，与农村里放养的看家护院的中华田园犬（俗称土狗），或城市里被软禁在混凝土公寓里的宠物